



戲 劇 譯 叢

窮 新 娘

奧斯特羅夫斯基著

鄭孝通譯

上 雜 出 版 社

五 幕 劇
窮 新 娘

A.N.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

鄭 孝 通 譯

上 雜 出 版 社

英譯書名：MASTERPIECES OF THE RUSSIAN DRAMA

原 著 者：A. N. OSTROVSKY

英 譯 者：JOHN LAURENCE SEYMOUR & GEORGE
RAPALL NOYES

原出版者：D. APPLETON AND COMPANY

NEW YORK 1933

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一版(初1)

上海印 0 001—4 000

(本版印數 4 000 冊)

窮 新 娘

• 戲劇譯叢 •

著 者 奧斯特羅夫斯基

譯 者 鄭 孝 通

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 655 號

排版者 文豐印刷製版所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 633 權 339 86頁 32開 82 000字

• 版 權 所 有 •

前 記

“劇作家應該為全人民寫作。”

——亞·尼·奧斯特羅夫斯基

亞歷山大·尼古拉耶維奇·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作，不僅是輝煌的俄羅斯文學遺產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，同時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座珍貴的房舍。

在蘇聯，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本無數次地給搬上舞台，獲得廣大觀眾的熱烈愛好；音樂家們如恰伊考夫斯基、李姆斯基·柯爾薩可夫等，已根據他的劇作的精神製成偉大的樂章。在中國，奧斯特羅夫斯基的許多優秀劇作已被選譯和上演；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作是人民的劇

作，是全世界人民所喜愛的財寶，因為他的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十九世紀俄國商人、官吏、地主、小市民乃至農民的生活實情，正確地反映了現實；也正因為如此，他的作品永遠是新的，現實的，具有感人欲啼的藝術魔力。

不久以前，莫斯科上演了窮新娘。這是作者爐火純青造詣甚高的傑作。在這個劇本裏面，作者揭露了一個極不合理的社會問題——買賣婚姻的殘餘。一個窮吏的寡婦，，爲了減少精神、物質上的麻煩，求得一個可以依賴的女婿和一種安逸的生活，不惜強迫她的女兒嫁給一個奴顏婢膝，官卑職小，玩弄女性的阿諛者爲妻。作者以痛快淋漓的描述與刻劃，使窮新娘成爲一個有聲有色，活潑動人的劇本，成爲沙皇時代小官吏階層的生活上的照妖鏡。

譯 者 一九五三年四月，上海。

人 物 表

安娜·貝特羅芙娜·尼材勃特金——窮吏的寡婦。

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——她的女兒。

弗拉地彌·弗西列維奇·梅里奇 } 青年。尼材勃特金的
依凡·依凡諾維奇·密萊新 } 熟人。

潑萊登·瑪可維奇·朵勃洛托伏斯基——老律師。

馬克西姆·朵羅法耶維奇·貝涅伏倫斯基——官吏。

阿里娜·依高羅芙娜·霍可夫——平民階級的一個寡婦。

彌開羅·依凡諾維奇·霍可夫——她的兒子，過去是個學生。

卡普芙娜——週旋於商賈之間的媒婆，戴了一塊頭巾。

潘克拉脫耶芙娜——週旋於貴族之間的媒婆，戴了一頂帽子。

達麗雅——尼材勃特金家中的女僕。

侍者——朵勃洛托夫斯基的傭人。

登雅 } 年青姑娘。
派霞 }

侍者一人。

第五幕看婚禮的各種人物。

第 一 幕

台上的佈景是一個房間；後牆上有兩道門，一道門通到裏面，另一道門是臨街的。左邊有扇窗戶，窗戶旁邊放着一架刺繡機，再過去一點，是一架鋼琴；右邊放着一隻臥榻和一張大圓桌。

第 一 場

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坐在刺繡機旁；安娜·貝特羅芙娜坐在臥榻上。

安娜 你看，我們儘可能舒舒服服地過日子。要是你父親沒有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他的錢，那末事情就壓根兒不同了；不過事實上，他幾乎連一點東西都沒有留給我們。事情全是亂糟糟的，而且我們還打着嚴重的官司，現在他們要把這座房子弄走，那可怎麼辦呢？你想想看吧，往後去我們怎樣過活啊！——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我祇不過是個娘兒們家，什麼事情都不懂，我自個兒還得常常依靠別人。（靜默）我希望你能早一點結婚，瑪霞。我似乎真不知道怎樣才能好好地感謝上帝。可是現在我們家中呢，沒有一個男人，怎麼能夠過日子啊！——這是不可能的。

瑪麗雅 好了，媽媽。你祇有這麼一件事兒來嚕嚕嚕嚕。

安娜 我爲什麼不能這樣說呢？難道說了會妨礙你嗎？

好了，好了，我簡直什麼也不能說了！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

瑪麗雅 我不答理別人，媽媽，這算是我的錯處嗎？

安娜 你幹嗎不管呢？我不明白。那不過是一種瘋狂的幻想罷了，瑪霞。

瑪麗雅 瘋狂的幻想，真的，媽媽！誰要娶我呢？想想看，他們是一班什麼人啊？

安娜 怎麼辦呢，瑪新卡？怎麼辦呀，親愛的？我們到哪儿給你找個如意丈夫呢？這年頭，好的求婚者都在尋找金錢；他們不要看我那漂亮的女兒。唉，我把我的鼻煙盒擱在哪兒啦？我確實一點也不知道了！在架子上找找看——等一等，在我的口袋裏。好像沒有一個人會愛上你似的。年青小伙子們的頭腦裏除了一些空談以外，什麼也沒有了。是的，我們必須承認，你挑剔得很厲害。考慮考慮吧，我們沒有一堆堆的金子；沒有什麼可驕傲的！

瑪麗雅 是的，是的！

安娜 是什麼？

瑪麗雅 我想想看。

安娜 那末，你要想什麼呀？乖乖的告訴我吧。否則你將永遠想下去，直到你長成一個老處女爲止。

瑪麗雅 那有什麼害處呢？

安娜 那就是，你到底還是一個傻瓜。（她坐下來，撅着嘴，沉默）天啊，祇要潑萊登·瑪可維奇來了就好了！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做。這兒原來有一隻長襪，現在弄哪兒去啦？

瑪麗雅 在這兒，媽媽。（她把長襪拿給她）

安娜 （給長襪）潑萊登·馬克奇總之不會來了，所以

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吧。

瑪麗雅 但是你爲什麼需要潑萊登·馬克奇，媽媽？

安娜 爲什麼？我們坐在這裏可知道些什麼？他到底是個男人呀。警察帶來了一種文件，可是誰懂得呢？女人總是碰見大事情，真是！你看着它——簡直覺得像個傻瓜。整個早上我連我的錢也沒算好。假使沒有一個男人，像這種事你可怎麼辦？我真不懂，一關接着一關。拿張紙來，瑪霞，要是你高興的話，替我算算賬吧。

瑪麗雅 你繼續談吧，我會算的。

安娜 等一等，瑪霞，要是你一催促我，我又要搞出亂子來的。我那張紙放在哪兒了？上帝保佑我使我記得吧——在這兒！等一等，我找到了。喂，拿去算算吧。最近我自己也算過，是在櫃台上算的；不是短少一個盧布，就是多出來兩個盧布，但是我總以爲最好不要叫達麗雅做。可是我的腦袋裏亂七八糟。我的官司弄得我心神不安；我一定要同潑萊登·馬克奇談一談關於房屋的問題。他到底是個男人啊。

〔達麗雅上。〕

第 二 場

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、安娜·貝特羅芙娜和
達麗雅。

達麗雅 太太！喔，太太呀！從潑萊登·馬克奇那裏來了
一個傭人。

安娜 叫他進來。

〔達麗雅走出去。一個傭人走了進來。〕

傭人 潑萊登·馬克奇問候您；他送來了昨天的報紙和
一張便條，太太；他叫我問候您的健康。

安娜 噢，上帝啊，我的眼鏡藏在哪兒了？請找找看，親愛
的瑪霞。

〔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尋找眼鏡。〕

瑪麗雅 還是讓我來念吧。媽，我想你跟潑萊登·馬克奇
之間沒有什麼祕密吧？

安娜 念吧，瑪霞！祕密，說真的，我問過他關於訴訟案的
問題。我做事像一個女人，去麻煩潑萊登·馬克奇
那樣一個老頭兒，真是一種恥辱，不過這也是沒有辦

法的事啊。

瑪麗雅（念便條）“最尊貴的，最親愛的夫人，安娜·貝特羅芙娜。敬啓者我已經勝任而愉快地完成了所有的你的使命，同時懇求你以後能將所有這類事情託付給我。茲送上昨天事情發展的報告一份。根據你所要求的要點，我曾到你指定的官廳裏去過；那裏沒有配得上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的單身軍官。那裏有一個人，但是我懷疑你是不是喜歡他，因為他的身材很大，的確比一般標準大得多，而且是個麻子——”（她懇求似地抬起頭來）媽媽！

安娜 念下去，念吧！

瑪麗雅（繼續）“但是從我的祕書和他的助手那裏所獲得的消息說，他好像是個很有道德的人物，一個非酒徒。這就是我所得到的報導，也是你所特別需要的消息。假使你要在我別的官廳裏另找對象的話，我也願意非常愉快地執行這個任務。你的訴訟案，由於你的疏忽，情況已經變壞了；不過，親愛的夫人，不要不安，因為我已經找到了一個很有能力的人，他能夠負責辦理上述的訴訟案。至於其他的事情，我將很感榮幸地在個別拜訪的時候向你解說，我將永遠為你服務。潑萊登·朵勃洛托夫斯基謹啓。”你這是幹嗎

呀，媽媽？你打發潑萊登·馬克奇到官廳裏尋找求婚者！天曉得，這是什麼意思啊！——你連一個字也沒對我說！唉，這簡直是侮辱！喔，媽，你要怎麼樣處置我呀？（在刺繡機旁坐下）

安娜 絕對沒有一點兒侮辱！你一點也不懂，瑪霞，那是我的事。我並不強迫你，你知道；你愛跟誰結婚，就跟誰結婚。不過替你找尋一個丈夫是我的責任。（對傭人）請問候潑萊登·馬克奇，告訴他，我謝謝他，我很健康，謝謝上帝！

傭人 好，太太。

安娜 這裏來，我請你帶回去一張給潑萊登·馬克奇的便條。（他們走出）

第三場

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一人。

瑪麗雅 每天老是談這一套！媽媽對於這一套永遠不會厭煩，真奇怪。好煩呀，煩得你找不出一個地方好把自己躲藏起來！（她在刺繡機上刺繡，達麗雅上）

第 四 場

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和達麗雅。

達麗雅 唉，真要命！

瑪麗雅 你常常發的什麼脾氣呀？

達麗雅 小姐，怎麼能夠叫我不發脾氣啊！那種人你簡直不會相信！我從商店裏跑出來，有個蠢貨站在街道上，盯着我看。“噯，”我說，“你的眼睛在看些什麼？你在看什麼呀？我臉上沒有寫着什麼啊。”他說：“我怎麼能不看你呢，這樣一個美人兒？”我罵了他，就繼續走了。（她在找着什麼東西）她老是把它弄丟，我得替她找。喔，真要命——

瑪麗雅 你在那裏找什麼？

達麗雅 太太把她的鼻煙盒弄丟了——我找到啦。

瑪麗雅 呃，達麗雅，我漂亮嗎？

達麗雅 誰，你嗎？你真是個傑出的美人。

瑪麗雅 我們的地位交換一下，他們就不會譏笑你了。

達麗雅 漂亮對我有什麼好處呢，親愛的？

瑪麗雅 但是漂亮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？

達麗雅 小姐，你在講些什麼呀？瞧，年青的小伙子會愛上你的；看看你的樣兒就是一種快樂。上校或者別的人會娶你的。

瑪麗雅 他什麼時候會愛上我呀，達麗雅？媽媽說這是我結婚的最好的時候了。

達麗雅 真的！你為什麼不結婚呢？

瑪麗雅 所以做個美人有什麼用呢？

達麗雅 為什麼這樣說？你的丈夫會更愛你的呀。我們這兒的鄰居有兩個女兒：大的一個瘦得像一根火柴梗；小的一個臉色紅潤，聰明伶俐，雖然她還不到十六歲，可就像養了三個小孩兒似的。所以她的母親說：“我真擔心，”她說，“把大的嫁出去，可是他的丈夫是不會愛她的；但這裏的一位，”她說，“他愛的。”我跟你談話談得太久了，小姐，老太太一定要發脾氣的。
(她走出)

第 五 場

先是瑪麗雅·安德列耶芙娜一人，後來達麗雅

上。

瑪麗雅 媽媽說句“結婚”倒是很容易的，但是我跟誰結婚呢？我一想起來就害怕，跟一個對他沒有感情而祇有惡感的人結了婚，那會搞成什麼樣子啊。（沉思）任何老妖怪都以爲他自己有權利追求女人，甚至於以爲這是一種恩惠。“因爲她，”他說，“是個窮新娘。”人們祇把我當作交易，好像我是一種貨品似的。“我有財產啊，”他說，“你什麼都沒有。我娶你的女兒祇是爲了她的美貌而已。”（她向窗外望去，沉思着）梅里奇！好極了！他那樣沮喪地走過來，沉思着。我倒想知道他在想些什麼；當然不會想我囉。（她走近鏡子）唉，我多麼愚蠢啊！現在，爲什麼我滿臉通紅，聲音顫抖呀？我得鎮靜一點——或許他會注意到的。但是這是怎麼回事呢？也許我甚至於希望他注意呢；他會怎麼辦呢？呸，多蠢啊！我幹嗎撒謊？達麗雅，達麗雅！（達麗雅上）去叫菲拉地彌·菲西列維奇到花園裏來。

達麗雅 是，小姐。（走出）

瑪麗雅 （她在鏡子前面梳妝自己）各種媒婆隨便在什麼時候都會出現，看看她們真是有趣，這種人我倒看